

許彥周詩話
東萊呂紫微詩話
珊瑚鉤詩話



東萊呂紫微詩話

呂本中撰

中華書局

東萊呂紫微詩話

晁伯禹載之學問精確。少見其比。嘗作昭靈夫人祠詩云。殺翁分我一盃羹。龍種由來事杳冥。安用生兒作劉季。暮年無骨葬昭靈。

晁之道詠之西池唱和詩。有旌旗太一三山外。車馬長楊五柞中。柳外雕鞍公子醉。水邊執扇麗人行。殆絕唱也。

高秀實茂華人物高遠。有出塵之姿。其爲文稱是。嘗和予高郵道中詩。有中涂留眼占星聚。一夕披顏覺霧收之句。便覺予詩急迫。少從容閑暇處。

汪信民嘗作詩寄謝無逸云。問訊江南謝康樂。溪堂春木想扶疎。高談何日看揮麈。安步從來可當車。但得丹霞訪龐老。何須狗監薦相如。新年更勵於陵節。妻子同鋏五畝蔬。饒德操見此詩。謂信民曰。公詩日進。而道日遠矣。蓋用功在彼而不在此也。

洪龜父朋寫韻亭詩云。紫極宮下春江橫。紫極宮中百尺亭。水入方洲界玉局。雲映連山羅翠屏。小槽四聲餘翰墨。主人一粒盡仙靈。文簫采鸞不復返。至今神界花冥冥。作詩至此。殆無遺恨矣。

宣和末。林子仁敏功寄夏均父倪詩云。嘗憶它年接緒餘。饒三落托我迂疎。溪橋幾換風前柳。僧壁今留醉後書。忘記下四句。饒三德操也。

表叔范元實既從山谷學詩。要字字有來處。嘗有詩云。夷甫雖黃須倚闥。君卿唇舌要施行。從叔知止少年作詩云。彭澤有琴常無弦。大令舊物惟青氍。我亦四壁對默坐。中有一床供晝眠。元實深賞愛之。云殆似山谷少時詩也。

從叔大有少時詩云。范睢才拊穰侯背。蔡澤聞之又入秦。不減王荊公得意詩也。

外弟趙才仲少時詩。夕陽綠間明等句。精確可喜。才仲少學柳文。曾內相華。見丈以道說之。皆以才仲能爲古人之文也。

夏均父倪文詞富贍。儕輩少及。嘗以天寒霜雪繁。游子有所之。爲韻作十詩。留別饒德操。不愧前作也。晁季一贊之。嘗訪杜子師與不遇。留詩云。草堂不見浣溪老。折得青松度水歸。

衆人方學山谷詩時。晁叔用沖之獨專學老杜詩。衆人求生西方時。高秀實獨求生兜率。

叔用嘗戲謂余云。我詩非不如子。我作得子詩。只是子差熟耳。余戲答云。只熟便是精妙處。叔用大笑以爲然。

王立之直方病中盡以書畫寄交舊。余亦得書畫數種。與余書云。劉玄德生兒不象賢。蓋饒其子不能守其圖書也。余初未與立之相識。而相與如此。夏均父嘗寄立之詩云。書來整整復斜斜。蓋謂其病中作字如此。

饒德操酷愛徐師川俯雙廟詩。開元天寶間。袞袞見諸公。不聞張與許。名在臺省中。之句。

張先生子厚與從祖子進同年進士也。張先生自登科不復仕居毗陵。紹聖中從祖自中書舍人出知睦州。子厚小舟相送數程。別後寄詩云。籬鷄雲鵬各有程。匆匆相別未忘情。恨君不在蓬籠底。共聽蕭蕭夜雨聲。先生少有異才。多異夢。嘗作夢錄。記夢中事。予舊寶藏。今失之。先生夢中詩如楚峽雲嬌。宋玉愁。月明溪淨印銀鉤。襄王定是思前夢。又抱霞衾上玉樓。又無限寒鴉冒雨飛。紅樹高高出粉牆之句。殆不類人間人也。紹聖初。嘗訪祖父榮陽公於歷陽。既歸。乘小舟泝江至烏江。還書云。今日江行。風浪際天。嘗記往往在京師作詩云。苦獸塵沙隨馬足。却思風浪拍船頭也。

汪信民於文無不精到。嘗代榮陽公作張先生哀詞云。惟古制行。必中庸兮。降及末世。戾不通兮。首陽柱下。更拙工兮。其餘忘之矣。紹聖初。榮陽公自瀟中赴懷州。叔祖赴睦州。邂逅於鎮江。別後叔祖寄絕句云。江南江北來。昨夜同枝宿。平明一聲起。四顧已極目。

江西諸人詩。如謝無逸富贍。饒德操蕭散。皆不減潘邠老。大臨。精苦也。然德操爲僧後。詩更高妙。殆不可及。嘗作詩勸予專意學道云。向來相許濟時功。大似傾伽餉遠空。我已定交木上座。君猶求舊管城公。文章不療百年老。世事能排雙頰紅。好貸夜窻三十刻。胡床趺坐究幡風。邠老嘗寄德操均父詩云。文如二稚徒懷璧。武似三明却轡弓。松檜參天西邑路。時時騎馬訪龐公。文如二稚。謂德操。武似三明。謂均父也。後德操爲僧。名如璧。殆詩之識也。

吳春卿參政以資政殿大學士知河南。過郭店謁文靖公墓詩云。漢相巖巖眞國英。門庭曾是接諸生。陽秋談論四時具。河嶽精神一坐傾。議者以爲頗盡文靖儀觀論議云。

滕元發甫賀正獻公拜相啓云。玉璫釣瀨。家傳渭水之符。金鼎調元。代出山東之相。又云。寰區大扑。盡還仁祖之風。朝野一辭。復見申公之政。當時稱誦之。

劉師川辛老丞相幼子。力學有文。嘗贈舍弟詩云。大阮平坐子所愛。小阮相逢亦傾蓋。濟陰未識情更親。信手新詩落珠貝。楊氏作公誰料理。臧孫有後誠可喜。長亭木落風雨多。無酒飲君如別何。余時爲濟陰縣主簿。大阮謂知止也。

曾子固舍人爲太平州司戶。時張伯玉璫作守。歐公。王荊公。諸人皆與伯玉書。以子固屬之。伯玉殊不爲禮。一日就設廳召子固。作大排。唯賓主二人。亦不交一談也。旣而召子固於書室。謂子固曰。人皆謂公爲曾夫子。必無所不學也。子固辭避而退。一日請子固作六經閣記。子固屢作。終不可其意。迺謂子固曰。吾試爲之。卽令子固書曰。六經閣者。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其下文不能具載。又令子固問書傳中隱晦事。其應答如流。子固大服。始有意廣讀書矣。

晁丈以道言。劉斯立。初登科以賢稱。就亳州見劉貢父。所稱引皆劉所未知。於是始有意讀書。以道又言。少年讀書時。嘗鄙薄蔭補得官。以蔭補得官不是作官。後從李德叟游。德叟輕賤科名。議論高遠。方有意眞爲學矣。

叔祖待制公嘗與賓客飲酒時大有尙幼侍側叔祖令大有作四聲大有應聲云微雨變雪

元祐中諸院族人居榆林甚盛嘗一日同游西池有士子方行觀嘆曰執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從叔叔

巽應聲問曰秀才汝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也未士子甚驚嘆

東萊公嘗與羣從出城至村寺中寺僧設冷淘止具酢無它物令衆對入寺冷淘惟有酢叔巽應聲對云
出門蒸餅便無鹽衆服其敏

崇寧初晁以道居登封榮陽公嘗寄詩云將謂清風全掃地世間今復有盧鴻以道和詩云渭濱人老釣
綸中晚達那知有早窮顧我巖棲終作底漫將病目送飛鴻

崇寧末東萊公迎侍榮陽公居真州船場晁以道赴官明州來訪公留連數日而去別後以詩寄公云鳳
老不竹食子復將衆雛一門三世行名教文章俱自可不富貴天德公已餘公乎默終日誰言得親疎人
間亦何事前賢重作書公豈不窮愁聊爲筆墨娛掩卷長歎息曷不嚴廊敷却慚小人計不當君子居可
恨只江水潮生明月初揜掩北客別去敢踟躕回首望丹穴涕泣日漣如

曾元嗣續政和間嘗作十友詩蓋謂顏平仲岐關止叔祖饒德操節高秀實茂華韓子蒼駒及余諸人凡
十人也其稱予詩云呂家三相盛天朝流澤于今有鳳毛世業中微誰料理却收才具入風騷

崇寧初榮陽公守曹州陳無己以詩寄公云往時三呂共脩途擬上青雲近玉除中道勒回犇電足今年
還直邇英廬縱談尙記華嚴夜枉道難回刺史車乘輿寬爲七字句逢人聊代八行書紹聖初榮陽公罷

經筵出舍城東華嚴寺。無己與晁伯禹載之。唐李實之間皆來訪公。每晨興。公未起。三人者皆揖於門外。及寢。公就枕。三人者皆揖於門外。如親子弟云。

崇寧初。滎陽公自曹州與相州太守劉壽臣。唐老學士兩易會於滑州。滑守陳伯修師錫殿院也。坐中有詩云。金馬舊游三學士。玉麟交政兩諸侯。蓋記當時事也。

楊念三丈道平克一。呂氏重甥。張公文潛之甥也。少有才思。爲舅所知。年十五時。在鄂渚作詩云。洞庭無風時。上下皆明月。微波不敢興。甚靜蛟蜃穴。

元符初。滎陽公謫居歷陽道亭。爲州法曹掾。嘗從公出游。以職事遽歸。還公詩云。雨綠霜紅郭外田。山澹水淡欲寒天。參軍抱病陪清賞。一檄呼歸亦可怜。公甚稱之。

李方叔嘗作寒食詩。千株蜜炬出嚴闌。走馬天街賜近臣。我亦茅簷自鑽燧。煨針燒艾檢銅人。又嘗贈汝州太守詩云。安得吾皇四百州。皆如此邦二千石。

方叔祭東坡文云。皇天后土。實表平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復收自古英靈之氣。

滎陽公紹聖中謫居歷陽。閉戶却掃。不交人物。嘗有詩云。老讀文書與易閑。須知養病不如閑。竹牀瓦枕。虛堂上。臥看江南雨外山。

滎陽公元符末起知單州。登城樓詩云。斷霞孤鶩欲寒天。無復青山礙目前。世路崎嶇經歷始知平地是神仙。

東萊公元祐中西池詩云。遊人初避熱。多傍柳陰行。崇寧中。閑居符離。嘗步至村寺。作詩贈僧云。柳外陰中一鐸鳴。老僧拄杖出門行。自言老病難看讀。只坐蒲團到五更。

饒德操初見潘邠老和山谷中興碑詩。讀至天下寧知再有唐。皇帝紫袍迎上皇。嘆曰。潘十後來做詩。直至此地位耶。

邠老送山谷貶宜州詩。可是中州着不得。江南已遠更宜州。山谷極稱賞之。

何斯舉頌嘗和余詩云。秋水因君話河伯。接離持酒對山公。斯舉卽陳無己詩所謂黃塵投老得何郎。準擬明年共我長者也。然斯舉與予初不相識。

晁叔用嘗作廷珪墨詩。脫去世俗畦畛。高秀實深稱之。其詩云。君不見江南墨官有諸奚。老超尙不如廷珪。後來承晏頗秀出。喧然父子名相齊。百年相傳紋破碎。彷彿尙見蛟龍背。電光屬天星斗昏。雨痕倒海風雷晦。却憶當年清暑殿。黃門侍立才人見。銀鉤灑落桃花牋。牙床磨試紅絲硯。同時書畫三萬軸。二徐小篆徐熙竹。御題四絕海內傳。祿府毫銚惜如玉。君不見建隆天子開國初。曹公受詔行掃除。王侯舊物人今得。更寫西天貝葉書。

東萊公嘗言。少時作詩。未有以異於衆人。後得李義山詩。熟讀規摹之。始覺有異。

東萊公深愛義山一春夢雨常飄瓦。盡日靈風不滿旗之句。以爲有不盡之意。

楊道孚深愛義山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以爲作詩當如此學。

仲姑清源君嘗言前身當是陶淵明愛酒不入遠公社故流轉至今耳

吳正憲夫人最能文嘗雪夜作詩云夜深人在水晶宮吳正憲夫人知識過人見元祐初諸公進用人才之盛嘆曰先公作相要進用一箇好人費盡無限氣力如今日用人可謂無遺才矣吳正憲作相時蓋元豐間也

孔毅甫平仲學士建中靖國間作吳正憲夫人挽詩云贊夫成相業聽子得忠言其子蓋傳正安詩舍人也傳正有賢行紹聖初以左史權中書舍人欲論事而懼其親老未敢夫人聞之屢促其子論列時事傳正由此遂貶夫人不以爲恨也挽詩乃蘇子由作

紹聖初蘇子由罷門下侍郎知汝州吳傳正當制行詞云薄責尙期改過原情本出愛君

李愬去言公擇尙書猶子少能文詞年十七八時作詩云去國城春桃李花楓林葉病尙天涯今年九日風前帽北客南舟雨後沙忘下四句汪信民甚稱之以爲有過其姪商老處然商老詩文富贍宏博非後生容易可到方臘之亂去言有詩蒼黃避地小兒女漂泊連床老弟兄亦佳句也

夏均父稱張彥實詩出江西諸人彥實送均父作江守詩云平時袞袞向諸公投老猶推作郡公未覺朝廷疎汲黯極知州郡要文翁均父每誦誦之

張子厚先生紹聖中蘇常道中題予授讀詩卷後云一水帝鄉路片雲師子山不知此何人詩也

正獻公自同知樞密院出知定州謝上表有云特以百年舊族荷累聖不貲之恩一介微軀辱上主非常

之遇。又云。謂臣世服近僚。有均休共戚之義。察臣旁無厚援。絕背公死黨之嫌。又云。進不敢希功而生事。退不敢弛備以曠官。

正獻公自中司罷。後數年起知河陽。謝上表云。三學士之職。嘗忝兼榮。中執法之司。亦蒙真授。蓋公嘗爲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寶文閣學士。官至侍郎。拜中丞。御內不帶權字。公爲中丞時。官已至侍郎。故云亦蒙真授也。

正獻公知揚州。賀景靈宮成表有云。卽上都之福地。再廣真庭。會列聖之睟容。益嚴昭薦。又云。回廊疊衍。圖拱極之近僚。祕殿重深。列儀坤之正位。

正獻公守河陽。范蜀公司馬溫公往訪公。其燕設口號有云。玉堂金馬。三朝侍從之臣。清洛洪河。千古圖書之奧。

夏英公賀文靖公兼樞密使啓云。三公之尊。古無不統。五代多故。政乃有歸。又云。部分諸將。獨出於禁中。制決奇謀。不關於公府。又云。當清明之盛旦。布焜煌之冊書。啓事乃宋子京作

孫廣伯衍謝東萊公舉改官啓云。清朝薦士。大門蒙座主特達之知。烽帳傳經。賤子辱侍講非常之遇。蓋孫公莘老受知正獻公。廣伯常從榮陽公學也。

朱巽子權。荆門人。崇寧初。嘗客予家。未有聞也。其後赴舉。榮陽公送之以詩。子權後見胡康侯給事。康侯問朱子久從呂公。亦嘗聞呂公議論乎。朱曰。未也。獨記公有送行詩。卒章云。它日稍成毛義志。再求師友。

究淵源。康侯曰：是乃呂公深教子，以子學問爲未至，故勉子再求師友爾。子權由是發憤爲學，與兄震子發俱從師請問焉。

叔祖待制尊德樂道，以父師禮事滎陽公。嘗寄公詩，有久矣摠衣闕過庭之句。

汪信民嘗和予欲晴詩云：釜星晚難出，雨脚晨可歇。又嘗和予春日絕句云：宴坐囊堂一事無，居官蕭散似相如。偶逢濁酒風前約，不見繁英雨後疎。

張丈文潛大觀中歸陳州，至南京，答予書云：到宋冒雨，時見數花淒寒，重裘附火端坐，略不類季春氣候也。

顏夷仲岐舊嘗從滎陽公問學，予爲濟陰主簿，夷仲適在曹南，嘗贈予詩，念昔從學日，同升夫子堂。夫子蓋謂滎陽公也。予罷官歸，作詩留別夷仲云：昔者同升夫子堂，如今俱是鬢蒼浪。蓋用其語也。

饒德操作僧後，有送別外弟蔡伯世詩云：要做仲尼真弟子，須參達磨的兒孫。時諸說禪者不一，故德操專及之。

未改科已前，有吳儁賢良爲廬州教授，嘗誨諸生作文須用倒語，如名重燕然之勒之類，則文勢自然有力。廬州士子遂作賦嘲之云：教授於廬，名儁姓吳，大段意頭之沒，全然巴鼻之無。

前輩有士人登科作太原職官，能文輕脫嘲侮同官，爲衆所怒。太原帥戒之，因作啓事謝帥云：才非一鷗，難居累百之先；智異衆狙，遂起朝三之怒。副總管武人嘗戲之，使對句云：快咬鹽齏窮措大，其人應聲對

曰善。煢倉米老衙官。雖云輕佻。然自改科後。士人亦不能爲此語矣。
李尙書公擇初見秦少游。上正獻公投卷詩云。雨砌墮危芳。風軒納曉涼。再三稱賞。云謝家兄弟得意詩。只如此也。

予舊藏秦少游上正獻公投卷。張丈文潛題其後云。予見少游投卷多矣。黃樓賦。哀鐘鍾文。卷卷有之。豈其得意之文歟。少游平生爲文不多。而一一精好可傳。在嶺外亦時爲文。此卷是投正獻公者。今藏居仁處。居仁好其文。出以示予。覽之令人愴恨。時大觀改元二月也。
文潛嘗爲其甥楊道孚作真贊云。其氣揚以善動。其神驚以思用。蓋觀老氏之言乎。君子行不離輜重。蓋規之也。

楊十七學士應之國寶。力行苦節。學問贍博。而弘致遠識。特異流俗。常題所居壁云。有竹百竿。有香一爐。有書十卷。有酒一壺。如是足矣。伊川正叔先生常以爲交游中惟楊應之有英氣。

邢和叔尙書常以丹遺伊川先生。先生以詩謝之云。至神通化藥通神。遠寄哀翁救病身。我亦有丹君信否。用時還解壽斯民。

司馬溫公既辭樞密副使。名重天下。韓魏公元臣舊德。猶加欽慕。在北門與溫公書云。多病浸劇。闕于修問。但聞執事以宗社生靈爲意。屢以直言正論開悟上聽。懇辭樞弼。必冀感動。大忠大義。充塞天地。橫絕古今。固與天下之人歎服歸仰之不暇。非於紙筆一二可言也。又書云。音問罕逢。闕于致問。但與天下之

人欽企高誼。同有執鞭忻慕之意。未嘗少忘也。又書云。伏承被命。再領西臺。在于高識。固有優游之樂。其如蒼生之望。何。此中外之所以鬱鬱也。

王荊公嘗寄正獻公書云。備官京師二年。疵吝積於心。每不自勝。一詣長者。卽廢然而反。夫所謂德人之容。使人之意消者。於晦叔得之矣。以安石之不肖。不得久從左右。以求其放心而稍近於道。猥以私養竊祿。所以重貪汙之罪。惓惓企望。何以勝懷。因書見教。千萬之望。

崇寧初。楊丈道孚見寄數絕有云。東平佳公子。好學到此郎。別去今幾日。結交皆老蒼。又一絕云。不知更事多。但覺拜人少。其餘忘之。

張子厚先生嘗游山寺。詩有凍僕堆堆依竈燎。山僧草草具盤飧。井丹已厭管葱葉。庾亮何勞惜薤根之句。蓋寺僧具食極疏略也。

晁丈以道嘗以所爲易解示謝丈顯道。它日顯道還其書。因批其後云。事忙不及相難。

以道嘗令子弟門人學易。先治李鼎祚解。或以語楊丈中立。中立問其故。其人云。以其集衆說。楊丈笑曰。集衆說不好者。

潘邠老哭東坡絕句十二首。其最盛傳者。元祐絲綸兩漢前。典刑意得寵光宣。裕陵聖德如天大。誰道微臣敢議天。公與文忠總遇讒。讒人有口直須緘。聲名百世誰常在。公與文忠北斗南。

歐陽季默嘗問東坡。魯直詩何處是好。東坡不答。但極口稱重黃詩。季默云。如臥聽疎疎逗密密。曉看整

整復斜斜豈是佳耶。東坡云此正是佳處。

山谷贈晁无咎詩曰。執持荆山玉。要我雕琢之。蓋无咎初從山谷理會作詩。故无咎舊詩往往似山谷。僧守訥。圓照師門人。本衣冠家子弟。後從圓照師祝髮。辯博能文。元符末。上皇踐阼。遠近稱頌新政。守訥以詩寄榮陽公云。野夫生長仁皇世。再見仁皇御太平。是時天下稱上皇爲小仁宗云。

劉跂斯立。莘老丞相長子。賢而能文。建中靖國間。丞相追復。斯立以啓謝諸公云。晚歲離騷。旋招魂於異域。平生精爽。猶見夢於故人。

李光祖元亮。野夫學士之孫。少有俊聲。與蔡薺同學舍。薺既貴。元亮猶蹉跎場屋。薺在金陵。以四舍故先謁之。元亮以啓事謝之云。跣足而見長者。古猶非之。輕身以先匹夫。今無是也。

知止叔少時嘗作初涼詩云。西風吹木葉。庭戶作涼時。夜有愁人嘆。寒先病骨知。予每喜誦此句。爾來少年能爲此詩者蓋少矣。

范正平子夷。丞相忠宣公長子。少有高節。專務靜退。紹聖中。欽聖向后。爲其家作功德寺。爲屋數百間。百姓訴其地民間地也。朝廷下其事開封府。府尹王震。戶部尙書蔡京。皆定以爲官地。民訴不已。再委開封尉覈實。時子夷適爲開封尉。驗治實民間地。哲宗問正平何人。家執政對曰。純仁子也。上曰。名家有守。詔改寺城外。王震。蔡京。各贖金。用事者怒之。開封縣有兩尉。一尉治內。一尉治外。子夷治外尉也。治內尉失囚被譴。遂并子夷銜替。子夷不恤也。常以爲好事到手難得。豈可不做。做而被罪。其庸多矣。後益連蹇不

進。恬如也。常乘一馬。卑小。謝公定贈詩云。一官如馬小。衆眼似衫青。

崇寧間。談命術者多言叔祖待制子進與曾內翰子開皆宰相命也。或有以吉凶占於紫姑神者。代書村童卽書於紙云。待會呂相方發人。皆以二公可必相也。然皆不驗。豈鬼神亦但聞人所說而遂以爲然乎。叔祖有詩云。夢寐西山結草廬。逝將臨水詠游魚。何人見卵求時夜。更着閑言問藐姑。

崇寧初。叔祖待制自瀛帥改知潁州。過曹南省。榮陽公見學院諸生作詩。因和之。騏驥方騰踏。蚊虻敢撲緣。明年小期集。請看十蘆鞭。紹聖間。謫知歸州。過太平州。亦和諸生詩。其末句有何處孤城號秭歸之句。

紫薇公希哲之孫。好問之子。祖謙之祖也。自言傳衣江西。嘗作江西宗派圖。自黃豫章而下。列陳后山等二十五人爲法嗣。蓋以獨師豫章也。又作夏倪集序。論學詩當識活法。極其明快。可補入詩話中。劉後村跋云。夏倪所作。似未能然。往往紫薇公自道耳。湖南毛晉識。